



话说忻州窑

周建国 温鹏毅 陶志国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话说忻州窑

周建国 温鹏毅 陶志国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话说忻州窑》一书,从同煤集团忻州窑矿所属的地质结构入手,展示出它独特而多姿的前生与辉煌发展的今世,并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发生于此、形成于此的历史事件、人文景观——真实再现,它诉古论今,有情有趣,完整地勾勒出山西百里煤海的风韵与灵魂。

责任编辑:张宏强

封面设计:张 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忻州窑/周建国,温鹏毅,陶志国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5

ISBN 978 - 7 - 80247 - 504 - 5

I. 话… II. ①周…②温…③陶… III. 民窑 - 瓷器(考古) - 研究 - 忻州市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808 号

话说忻州窑

HUASHUO XINZHOUYAO

周建国 温鹏毅 陶志国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h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7

责编邮箱:zhqthx@126.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15

版 次: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35千字

定 价:30.00元

ISBN 978 - 7 - 80247 - 504 - 5/ K · 024(259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大同煤矿

集团公司六十华诞

袁晖

科學發展銘記安全筑基
和諧礦山當以民生為本

彭建勛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六日

前 言

忻州窑是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部丘陵山区的一个小村落,如果没有隆隆的开采声和一系列运载乌金驶向四面八方的列车,它只是晋北数万村落中默默无闻的一个。然而,沧海桑田,岁月巨变,上亿年的积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让忻州窑成为中国煤炭发展史上可圈可点的一页,也成为记录山西煤炭工业文明不可替代的一笔。

《话说忻州窑》一书,从同煤集团忻州窑矿所属的地质结构入手,展示出它独特而多姿的前生与辉煌发展的今世,并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发生于此、形成于此的历史事件、人文景观——真实再现,它诉古论今,有情有趣,完整地勾勒出山西百里煤海的风韵与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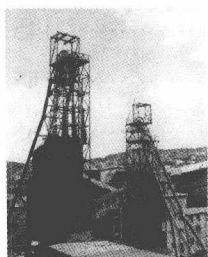
“那是一片生命的热土,映着淡红色的晚霞,遍地的蕨类植物铺满山冈原野,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碧绿的湖水,偶尔有不知名的鸟型巨兽飞过……”,这是一幕美丽的史前图画。作者用写意手法将人们带入亿万年前大气磅礴、生命勃发的中古纪,以古比今,映射出忻州窑矿今日辉煌的前缘。恍惚间,人们面前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我们似乎可以真实地触摸到此地的种种过往。

藏精蕴华,大器终成。自然界的因果成就了忻州窑独特的地理与人文。顺着作者的思路,人们被带到了中国古代的忻州窑。在有人类历史记载的几千年里,这里上演了杀伐攻掠、问鼎中原、富甲一方等一幕幕人间活剧,虽是沧海一粟,却也惊心动魄。汉高祖刘邦贸然进兵,被围白登,陈平桑干河畔思计救主;北魏拓跋氏偏居称强,冶兵造器,能工巧匠选石炭铸造锐器,这些铁器不光拼杀出了北魏千里江山,还将伟岸奇绝、冠雄一世的云冈石窟现于武周川畔,成为永久的佛国;北宋年间,忻州窑的山水更是一次次目睹了那些决定王朝生死的金戈铁

马,铁血男儿把地下蕴藏千万年的火焰融进自己的血液中,体验生命的豪情与快意;元明时期,九边重镇、商贾云集,“大同土马甲天下”,马队、驼铃从山间小路走过,块块乌金从这里走向燕赵大地,走到长城之外,换回上等皮料,也为一代又一代拓荒者的心灵与肉体提供温暖的栖息地。

走过岁月沧桑,忻州窑不仅有神秘与辉煌,也记载着痛彻骨髓的国恨家仇。在《话说忻州窑》里,人们看到了外邦人狼一样的残酷与血腥。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忻州窑丰腴的肌体,肆无忌惮地掠夺宝贵的煤炭资源,忻州窑每天在痛苦与挣扎中坚持,等待着中华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曙光来临。在这期间,它默默承受着侵略者的暴行,用心记录着屈辱与抗争的交响,给后人留下了一部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警示史。

文以载道。在华丽与痛苦交织的变奏中,忻州窑形成了山西北部独特的煤区文化命脉,生于斯长于斯的生灵如酿酒般一代代把欢乐与希望修炼成仪式,山依煤而贵,人依煤而生,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无法复制,就像真实的生命般独一无二。告别了历史的兴奋与颤栗后,《话说忻州窑》笔墨开始关注山水人文和民俗风情,用细腻的笔调讲述山之情、水之秀、人之灵,从这里,落日、明月古今多少兴替事,尽在管窥中。忻州窑虽小,承载的历史脉络与世间风情却是鲜活而长久,一部书有限,煤海的故事却无限,它或许是玉,在历史的长河里发着温润而凝重的光,或许是砖,可以引出更多更深的哲理与思念。



目 录

远古激情酝华章	1
林胡乐土文明初蒙地	7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定边疆	13
山飞千里筑长城	24
感天伦陈平白登救主	28
望马坡胡主避杀局	33
北魏明主领千金成大业	37
一代名臣因才误身说荣辱	47
万代地火炼好钢筑千载佛容	51
忻州窑古名战火初定	60
黑龙显灵发水护生灵	70
辽代银库筑华严古刹万年华	74
地火锻真铜流芳后世兴	83
明灯寺问计筑凤凰城	96
大沟灭鞑地火变雷霆	106
姜瓖抗清韭菜沟里护残生	113

乌金显本色推晋商初成	121
保晋矿业开近代煤炭业先河	134
“以人换煤”日本疯掠乌金	145
万人坑血泪千古仇	155
抗日烽火燃晋北	165
黎明前的黑暗	176
老矿新生	184
干群协力战地魔	194
十年动乱风雨忻州窑	201
改革开放中建设现代化矿井	207
科学发展树行业典范	213
煤业精英辅国利民创伟业	218
市场经济洗礼呈现辉煌之势	223
后记	228

远古激情酝华章

流水通波接山冈，
碧树参天有时伤。
青山一道风华在，
明月依旧跨千乡。

—

忻州窑，是大同盆地的西端入口。两山夹峙，中间形成一小型凹地，如果没有高耸的井架和穿行的列车，这里只是山西北部一个最平淡无奇的小沟峪：一边是千年堆积下的黄土，一边是直立高耸的石壁，不知名的荒草在沟顶的空隙里顽强地生长，任由东西南北风，始终保持着倔强与刚烈。

忻州窑是一个村子的名称，也是一个煤矿企业的名称。但是，对于整个晋北地区和山西全省，乃至全国的煤炭行业来讲，忻州窑所代表的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大同煤矿集团在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大型矿井，饱经风雨和磨难、永不言败争挑国之重担的国有企业代表。

走近忻州窑，就走进一片寂静神秘的过往；走进忻州窑，就走进一片沧海桑田的博大；走进忻州窑，就走进一幕金戈铁马的活剧；走进忻州窑，就走进一段屈辱与辉煌交替的轮回……

高大的办公楼、平坦的广场、穿梭往来的机车和耸立的井架将本不大的川地尽占，通往外界的道路只剩下厂区北侧一条狭窄却陡峻的坡道，披满灰尘的公交车从这里驶入驶出，日出时带走大山里的村民及他们的愿望，日落又带回他们的满足和憧憬。

在凹地的南端，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一座土山被削去将近一半，在原是上万年黄土堆积层的地方，钢筋混凝土搭起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办公楼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谁也看不出,这些日常的景物与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地方有何不同,树是一样的绿,墙是一样的暗灰,连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同样的干涩与凛冽。然而,深入地下三百米,那里却是另一番天地。在隆隆机器声中,滚滚“乌金”从栖身之处被切割下来,一块块一堆堆搬运到地面,四通八达的地下世界,灯光、机械、车辆、人声、水响,与地面的安宁平静全然不同。这是忻州窑的另一个世界,是忻州窑最真实的世界。

这个世界来自哪里?是大自然的造化?是世事沧桑、日积月累的精华?来到地层深处,就翻开了忻州窑矿的前世,时间被定格在近两亿年前的中生代。那时,地球正处在激烈的发展演变阶段,生物早已进化到高级哺乳类,各种各样的植物覆盖了陆地上的各式空间,平川、丘陵、高山、浅滩,处处是绿色,处处是白云蓝天。

忻州窑正处在一大片原始森林的中间地带,抬头,从参天的古木中望上去,是蓝得十分纯净的天空,偶尔会有带翼的大型哺乳类动物从枝头滑翔而过,飞向远处的汪洋。如今,那里成为一座城市的边缘,有了一个人人都向往的美好名称——大同。再远处,几座火山发着啸声,冒着白中带灰的烟尘,一点点发出地壳变化的叹息声。

现在的忻州窑是单色调,灰色的楼房、淡土色的山峦,偶尔间点缀于其中的绿色也显得那样势单力薄。穿过时空隧道,倒转沧桑巨变,那时这片土地是五彩斑斓的。从高高的山冈向下俯看,扑面而来是满眼的自然健康,高高低低或密或疏的各种各样的植物爬满了山坡,灌满了沟壑,浓浓的绿依地形起伏摇摆,像是天空和海洋的延伸。青翠、浓郁、俏丽、鲜活,每一页每一景都包含着最真实、最炽烈的生命活力。

多高的古树啊,站在地上抬头望,直到脖颈酸痛,也看不到它繁盛壮硕的顶冠,只有一缕缕的阳光,从树叶间友好地撒落,照在厚厚的落叶上,让森林顿时显得温暖、幽静。这时的世界,它们是主宰,自由地呼吸,放肆地生长,把这颗星球无尽的未知和可触摸的营养全部吸取,几亿年后,以另一种方式再次重生。

科学家说,那是一个根本无法复制的环境,只有那个阶段生长的树木才拥有足够的木质素,才能在被深埋地下数亿年中依然默默地承受并改变自己的特性,成为坚强且具有极高热量的能源。现在的树木再高大、再茂盛,也无法完成类似的重生和蜕变,所以,不要小瞧这些煤炭,能接触到它的人,能把它开采出来的人,是完成现实与远古对话的桥梁的建设者。



二

海是山的根。有了海,生命才能在这里孕育;有了海,能量才能在这里积蓄。一点点、一片片堆积着忻州窑数千年后绵绵不休的地火。

又过了上千万年,地球在无休止的变化中用最浓墨的重笔勾画着自己的内在核心与外部品质,像一个成长期的男子,吼叫着、发泄着、挣扎着,去告别内心的痛苦与不平,抹掉肌体中散发出的不和谐与悲伤。他不知该如何引导这种力量,只能一任它们在自己的体内狼奔豕突,左冲右打,在痛苦中拼争,在痛苦中盼望,希望能得到一片祥和安宁的新天地。

于是,忻州窑也跟着地球的颤栗而颤栗,跟着它一起痛苦,那个年月,这一块小小的肌肤塌陷了,塌得那么干脆,无丝毫犹豫与徬徨。从目前忻州窑地区的地质构造可以看出,它曾经承受着多么大的挤压,来自各方的力量汇聚于此,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没有一种力量是带着温情的,没有一种力量有缓和的余地,没有一种力量会心疼这片空地,忻州窑的前生承受着万钧的力量,它面对的选择只有一个——承受。承受下去,就会得到新生,得到一片新天地,拥有一份新力量。

来到如今忻州窑矿的北山上,厚厚的煤粉灰掩盖了山体的褶皱,有些平常,有些污浊,人们从它面前走过,谁也不会静下心来伸出手去触摸它们,因为它们离现代生活的温暖、奢华太远了,远的让人们只认为那是司空见惯的旷野物质,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甚至有些讨厌,每天回家上班都要消耗体力,去爬,去进行小小的征服。却不知,如果说忻州窑是个大宝盆的话,这些长满可怕褶皱的山体就是宝盆顶部的金刚盖,盖住了推动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动力。

这个盖子盖得太严实了,以至于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号角吹响几千年后,依然必须以敬畏的心面对它,小心翼翼地走近,轻轻地在它上面开一个小孔,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放进去,慢慢地索取,借着忻州窑几千年的力量来充实他们的生活,这索取中有希望、有贪婪、有奋斗、有和谐。当他们进去之后,才发现萌发期的忻州窑包含着多么深情的痛苦与忍耐。

走下去,会发现忻州窑地壳深处的洼地效应,在关于忻州窑地区地质构造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里曾发生过丰富而剧烈的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每一次变化都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从井田的实际勘测发现,地层由老到新为:太古界集宁群、寒武系、奥陶系下统亮甲山组、石炭系中统本溪组、上统太原组、侏罗系下统永定庄组、中统大同组、云冈组、第四系中上更新统和全新统。每一个地层都裹挟进太多的沧桑变迁,植物、动物、山川、河流、空气,世间万物都在忻州窑所在的



时空中登场。在这一个小小的洼地里,翻滚、对话、相融,最后被新的地球力量所掩盖,完成由量到质的转变,由五彩斑斓变为质朴坚硬,由前生的辉煌变成了对后世持久的等待。

现如今,再踏入忻州窑矿井,感受到现代化大工业的隆隆机器和面无表情的煤层符号,井田内含煤地层有石炭系上统太原组和侏罗系中统大同组上、下两套煤系地层,侏罗系中统大同组含煤地层厚度在 65 ~ 262 米之间,平均厚达 212 米,共含煤 22 层。

22 层,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在工程技术人员眼中,它们代表着开采量和开采难度,用什么样的掘进方法,顶板是否稳定,支柱该有多宽;在地质学家看来,那是大地变动的记载与演变,每一层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一层都蕴藏着沧海桑田的秘密;在文学作品中,那是满足读者好奇心理最直接、最超然的载体,像儒勒·凡尔纳写的《地心游记》,从一个小小的通道进入,开始一段未知的旅程,一段展示过去与未来的生命之旅,河流、湖泊、山川、动物、植物,全部在地心深处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存在,让人们怀着敬畏的心去感知。

可是,22 个煤层对于煤矿工人来讲,没有浪漫、神秘,不是单纯的理论和历史,他们把生命的价值与自然千百年宏大深邃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他们是体验者、奉献者、探宝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以坚强的心智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在地层深处去触摸,与这颗星球上千万年的精华和深沉对话。

三

乍一看,忻州窑的地形地貌是简单的黄土高原山卯,两山夹一沟,如果没有高耸的井架和隆隆的机器声,它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自然所在,淡淡的让人感觉憋气的黄土,几片顽强却仍显孤单的绿色,一切都体现出北方独具的坚韧。可是,翻开这些尘封于其上的表象,一串神奇脚印便会呈现在世人面前,像一首藏头诗,平淡中收敛着激情,读啊,品味啊,最后构架起一个独立的、从未有过的新天地。

坐在忻州窑的山顶上看日出日落是种享受,每个季节都有独到的美丽,也能带给人们独到的收获。春日的太阳是朦胧的,像是尚未从严冬的困倦中完全醒来,身体里多少夹杂着些慵懒,清晨,在晨烟缥缈的山梁上悄然露出脸庞;黄昏,带着浅浅的微笑隐去如绛如虹的身形。夏日的太阳是火热的,把无私的热与关爱送给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偶尔还与轻雨相伴,将片刻的湿热笼罩在矿山和田野。秋日的太阳是成熟的,它不再迷惘,不再炽热,也不再冷淡与倦



息,只是静静地拨开天地间的距离,一任云淡风轻,给每日每夜辛勤劳作的人们送去无限的满足与遐想,继续照亮他们丰衣足食的生活。冬日的太阳是坚强的,坚强得如同撑起矿山的矿工的脊梁。在那些推门冻手、呵气成冰的日子中,只要一有机会,太阳就会把自己最纯净的光线送到忻州窑的每个角落,照耀着老妈妈手中的银针,照耀着年轻媳妇睫毛上的相思泪珠,也照耀着每一个矿工回家的路。他们是每个家中的小太阳,日暮时分,炊烟氤氲出浓浓的暖意时,这些小太阳便会在矿山的千家万户里发光发热,将生命的温暖与坚强在矿山的夜里延续。

因为有这么美的意境与象征意义,忻州窑矿的人们总喜欢在工余闲暇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山堆观日出,望远山。时光倏然倒转上万年,也有一群高等智慧生命在这里驻足,他们额凹嘴宽、面容粗陋,身形矮小,甚至还有些佝偻,然而,直立行走与手中握持的石刀石斧已经显示出他们与其他生命体的不同。翻山越岭,群居渔猎,忻州窑在那时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关于矿区旧石器时代人类居留遗迹的位置,在有限的书籍里多记载位于青磁窑一代。据称该遗址位于青磁窑村东约500米的武周山石坡上,发现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石锤、石砧等,距今约十万年。十万年前,人类的始祖选择在这里安家,肯定是相中了波涛滚滚的武周川,择水而居,是人类至今无法摆脱的生命情节和建筑科学,那时,山上绿树葱郁,山下草绿水欢,为人类提供了大量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和无污染的饮用生活用水。再后来,他们逐渐变化、迁移,把微小的生命与庞大的自然合写成一篇最值得深思的文章,这一写就是几十万年。

如果把文章比做一座山,那么每一个生命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许它们渺小得微不足道,或许它们被深埋在上千米的山脚下,或许它们被裹在其他更大的物件中,失去了自我的模样,但是,只要发生,就会留下自己的足迹,哪怕这些足迹是那么的不足为奇,但是对于这一方水土来讲,却是属于宇宙范围内演变发展的当世强音。在忻州窑的过去,人们曾在山坡下拾捡出一些形状奇特、表面光洁的石块,它们静静地躲在黄土里,直到有一天,成为顽童们手中新奇的玩具。

见过这些石头的老人们都说,谁也想不到那是几万年前的东西啊,看上去、摸上去就是一块最普通的石块,甚至派不上什么大用场:盖房,是三棱形的,立不稳;压菜,体量又太小,难以镇住那些带着咸味的泡沫。他们实在想不出它还能干啥。这些石头不仅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在小孩子们手中,它们也极有可能成为互殴的“凶器”,尖锐的砍削面会在稚嫩的脸庞上留下永久的伤痕,如果扎住要害部位,那可事关一生的幸福啊。于是,哪里来的,就让它们到哪里去吧。质朴的矿工和农民们在舐犊情深的作用下,达成了最简单也是最合理的共识——扔



掉它。就像《上帝也疯狂》里的布希曼族父亲面对从天而降的可乐瓶那样，走到天边也要把它扔掉。

谁知，这一抛就抛掉了忻州窑地区的一段历史，让人们只凭想像去打开时空之门与远古对话，对话的内容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更包含着几许无奈与感伤。在十几万年前的黄昏，那些远出的狩猎者们发出简单的联络信号，一声声地相互牵引，相互支持，走在树木繁盛的忻州窑山冈上，还带着余温的动物尸体被扛在他们肩上，血滴在猎人们因激动而颤抖的身躯上滴溅，顺着粗壮的四肢和厚重的毛发落在地上，被落日染成更浓重的赭褐色。丛林里，简单地夹杂着喜悦声的嚎叫、鸣鸣在回旋荡漾，斜阳余晖把快乐的身影拉长放大，在起起伏伏的枯木落叶上跳跃。他们开始走上回家的路，连蹦带跳，带着男人的力量去迎接女人和孩子们的期望。十几万年过去了，这样的场景还在不停地重现，只是主角换了，如今已不见参天的树木，取而代之的是钢铁的井架。蹦跳的赤足变成了沉着、坚韧的矿工靴，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心中的那份希望，对生命、对家庭、对未来、对理想……

不变的还有始终照耀这片土地的太阳，百年、千年、万年、亿年，它的存在带给了忻州窑能的积蓄，生的演变。只要它在，忻州窑的精神就在。

林胡乐土文明初蒙地

海波即平山峦起，
凝练风浪日月新。
借问苍天可知否，
何日丹青照汝心。

平静，在激烈演变中的平静令人唏嘘。然而，这种平静总是很快被更大的动荡与变化所替代。

历史的车轮很快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阶段，一个能被今天真实触摸、真实感知的阶段，虽说这时的忻州窑仍然没有充分显示出它千万年蕴藏与堆垒的价值，但是，地利已经让它成为人类杀伐攻掠、成败兴衰的重要见证者。

此时的中原，是什么？滔天的洪水，知识启蒙，社会关系的转变，生产组织的重构。在相对遥远的黄河流域，最初的奴隶制社会已日臻完善，人们在先人智者的领导下，逐渐脱离了蒙昧时代的混沌与无知，一步步走向生命的自我，在自我中运用智慧与自然对抗，然后再与同种族的人对抗，这种对抗一直延续数千年，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主脉，它既彰示了人性本恶的宿命主题，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综合智力、实力的提升和进步，数千年后，因争斗而激活的智力派生出的难以计数的科学技术又进一步把人类的步伐推向太空、推向更广阔的空间。

不过，几千年前的争斗多数还是在青山绿水间进行，争夺的内容大多集中在人口、领地、畜力、牧场、粮食等物质范畴内。因为大山或者大湖阻挡住了人与人沟通的渠道，于是，每个种族间的发展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商周时期，中原一带的居民已开始进入农耕社会，他们改良了生产工具，将冶炼技术开始应用于农具铸造，并拥有完备的农田灌溉、良种培育、耕作轮换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丰国稳，仓廩足国，又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情趣上触动心思，于是，属于人类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萌生了，知礼仪的民众进一步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自己的生活，打



量目前拥有的一切,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把控体内蠢蠢欲动的欲望,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更激烈的行为、更饱满的工作态度向大自然索取,以至于许多地区都“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

一边是城市的繁华,一种让人羡慕,让人惊叹的生活方式,美酒、艳女、娱乐;另一边,却是苦寒与悲凉,连“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都成为一种奢望。在如今的忻州窑地区,千万年蕴藉的光与热没有给这里最初的原始部落居民带来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庇护,高高的山冈和森林阻挡住了人们寻求富贵、安逸甚至温饱的脚步。

在商周及春秋时期,这里是林胡和楼烦等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一个介于中原主宰势力和草原强悍部族匈奴之间的力量。他们从哪里来人们不得而知,到哪里去,也鲜见历史记载,像历史上众多被融合被改变的部族一样。不过,因为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事件,他们在大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林胡和楼烦一直以来都以畜牧经济为主,因此,大多数时间都在马背上度过,这赋予了他们超常的骑术和剽悍的作风,来如闪电,去若疾风,不存一丝拖泥带水,没有任何冗余繁杂。他们在生活上如此,在军事作战上也秉承着同样的风格,每到之处像是一阵狂风,骤然袭向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经过很长时间计划好的,也可能是临时相遇,像海边乍起的波涛与沙滩的接触,倏然来,倏然退。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会经常采取一种极端的手段表现自己的渴望,那就是战争。一队队战马悄然潜出各个山口,带着欲望与力量扑向那些会给他们带来幸福与满足的地方。

历史上曾简短记载过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但是只言片语无法准确地勾勒出当时的行军路线、侵扰程度以及或多或少的收获,但是这并不妨碍今人在自己的脑海里还原那一幅凛冽的画卷,那一切就从忻州窑的山沟里开始吧……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金秋时节,口泉河里波光粼粼,鸟飞鱼跃,浅滩处,几只长腿的不知名的水鸟立在河中,不时低头寻觅,用如炬的目光盯着跳动的河水,寻找散漫而疲惫的鱼儿作为自己的猎物。不远处,在露出水面的卵石堆里,一两簇美丽的野花迎着夏日的阳光夺目绽放。

突然,一阵马蹄声打破夏日的宁静,远处,几匹快马带着火一般的焦急向逐水草而居的部落飞奔过去。听到由远及近的声音,几位在河边洗涮的妇人不安地抬起头来,四处张望,并互相交换了一下关切的眼神。跟在母亲身边的孩子们则依旧快乐地追逐水鸟和小鱼,丝毫没有察觉到发生在身边的一切。

马呼啸着从身边跑过,没有一点停留的意思,卷起的尘土很快又静悄悄地落